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孑然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驩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又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瞯長者之度是卒以自狀其奸諛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絜而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王荊山奏議序

荊山公以兵部尚書起督三邊軍務丙戌春三月駐節固原問疾苦汰冗懦齊法令謹烽堠不踰年而士馬充斥餽餉饒裕乃人人思戰矣今年夏六月虜長驅入寇公遣將力討平之虜悉遁去盖邇所未見也進士楊君經取公先後規畫邊務及論列時政諸疏萃彙成編題曰荊山奏議按察副使帝丘桑君汝公將遂刻棗以傳托予序諸其首夫楊君之意豈不以此皆公精神心術之流布凡今日所以建大功樹令

名者故其夷居所論大抵然也昔公以監察御史治
關內其處已行事長老見者已以公輔之器目公是
特予方承乏翰林公自陝還京予數與公遊歎長老
之言果能窺契盛德如此乃桑君刻此而又示予以
所願見安知天下願見公之緒論者不與予同哉夫
事成之於見而原於學故切中事理推之而準動之
而善也從古以來聖賢如周孔未之能違焉今
天子勵精於上正須老成持重之臣建明於朝都俞
吁咈之餘將使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政至於無窮
是又不但三邊氓庶之獨幸而已公以為何如哉夫
民今固以望公矣嘉靖六年丁亥秋九月六日庚辰
序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嘆興懷焉
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
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
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
一興阜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
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
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

某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
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
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
是將要以為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
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
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
諛於伸云伸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
舉熙然從伸而伸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
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
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

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
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
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伸輩皆膏
粱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
奔礦場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
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
落人執挺拒賊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
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
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伸所
給號帖已署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

咸興醴愚民為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
庵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
為干敖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
酋酋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
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　朝需侯之規畫誠已奇矣
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
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
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
侯保全之功滸西子曰伸之敗人知為敖輩設巧善獲
無發軔即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匍匐涉

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
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奉壽遂庵先生詩序

我遂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儀刑天下關中之人親炙
之日視天下如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
自已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即先生固
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寔惟先
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
之欲壽乎
國家必先產明德之臣益之以壽考居之以穹位使

佐
明辟佑元化也吾鄉都御史靈夏馬公宗大萃關中士
大夫舊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輩所以不厚乎
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生之教澤也今
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違先生益遠七十古稀況
益之以四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生之堂其於百
歲僅二十六年耳昊不敏茲有祝願之辭願與諸君
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殊於不敏也士
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者幸公有以教
之於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大宗大乃縹冊

求善書翊日帙成顧海曰洎子述序士大夫之意於
首海得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嘆曰古今人以師
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後逮先生纔五見爾其
他雖不可勝紀皆弗羣此五者即綢繆結固君子何
取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諦斯
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生者蓋得其養
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者至於不能自已若是是與
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

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隲於民既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同極永裨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不敏之微意遂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意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毅庵寇先生八十序

成化弘治之間山西有二君子曰毅庵先生裕庵先生二先生胄出榆次寇氏同時為榆次學生諸提學每試輒以二寇比之曰山西有二寇其文章行義流輩莫敢望也後裕庵登進士為大理寺副毅庵竟失意場屋應貢上太學拜定州判官以子今巡撫陝西都御史子惇之貴兩封為應天丞當毅庵在胄監時海季父長洲公公寔與之遊海每從事几杖殊欽先生之名德以為非世所恒有也乃亦卒困於行夫德厚者效長行高者履泰天顧獨嗇於毅庵先生耶此不於其身當於其子孫矣不然詩書所稱天人之際將荒唐弗據乎已而吾友子惇登進士位顯頎矣又十八年猶子子立中解元第進士為戶部主事而孫洋與子立同榜舉人詩書之胄天江以北曾不一二見也天人之際豈不信哉今年先生壽當八十八月二日則先生初度之辰也子惇迎先生與其母夫人

來關中舉觴奉壽海伏處滸西實樂聞其事因以屠蘇之酒一卣遥壽先生於子惇行臺因謂先生曰以先生之名德丙魏將相之業唾手可致乃阨輪於初不能少見其抱負吾子惇既與先生致身青雲之上所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悉措之行事先生之志可謂不負矣乎裕庵不幸早卒遺其孤於先生先生撫而育之教而善之而子立者果奮迅成立又登顯位矣先主之於裕庵可謂不盡心矣乎世固有子賢而孫不肖者故父作子述孔以頌周洋之温恭勵學不日登進士浥休寵則先生之孫不可謂不賢也子淳以三品之俸養先生與夫人伉儷同老致滫髓極心意謂先生之養為尋常不可也壽期既屆上自節鎮鉅公與藩臬重臣洎關內公卿大夫莫不拜壽先生於堂先生以康強之身穹隆之年對之罔憊固不可謂不榮亦不可謂非福也人之能自致者行義文學爾而此數者有一非天則不可得天之所以舉是數者胥畀之先生正先生之德能契乎天而不違也子惇篤孝慎脩一是以若先生之志將見陰隲於民厚而天錫於先生益無疆矣願先生懋承天休千歲逢吉因舉爵三上先生焉先生曰願如夫子之所惠矣遂書之以為壽先生序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勁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溶鑄煆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楩柟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汚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比周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

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偽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卞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尚不可易也夫廉清修絜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序

送太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為言贈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軌則昧理者崇虛飾而乏精典茲二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渢渢焉興怨焉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物

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強也上以偽刼其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極哉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捄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恇恇惕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脫其偽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

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為之君而說終傳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送陳禹學序

曹郡陳禹學為陝西按察使甫三月甘州之變既上公卿議可以巡撫甘肅者莫如陝西按察使於是以公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諸處

上可其奏畀以璽書瀕行按察諸大夫謂予曰子於公為同年且厚宜子言贈公行予應之曰往者肅州之事非公不可為矣乃今復欲公行事可以獲甘肅之守矣敢不敬承諸公先生之意哉於是即諸公先生之意以告陳公曰曩嘗聞傳記之載詳矣夫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言事幾之至其體恒隱而其見至難也故君子審幾逆勢貴先覺其必至而豫

致其所施是以泛應曲當鮮膠柱倉卒之患矣武公抑戒方自洒掃庭內而遽以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何也慮貴遠憂不遺近也蠻夷猾夏獨以西北為言者其力與諸蠻夷異也制御之道廟堂嘗憂之矣然其要在用人審爾誇者鮮實而僨事勇者乏謀而罔功懦者委靡而老師三者非疆圉之福也漢唐之策惟充國羌虜之度庶幾能先覺豫致者矣然虛恢之人猶以為不便施難議也則是人豈易有而世孰能俱信也曩時肅州之變予在弘治之末已憂之矣乃蒙

宗社靈聖直俟於此始發之此天之所以待豪俊也
夫虜所以潛度中國者凡二十餘年輕忽不習之人
易以為常養其姦豪利小貨昧大畧雖井泉以南不
失者幸也而其甚異者乃不若今日腹心之內受制
若此其所聽所見安在耶直蠻夷蚩蠢弗乘耳故
廟堂之計特托之公所以憂疆圉甚熱且大也曩公
以頃刻談笑定肅州之變當是時番漢千萬人之命
若反手也該曰發後乘視前行今日之事非見之審
而斷之決雖穰苴淮陰不能為也
天子飛龍之初所以震懼四夷控制萬國其逆威耀
德實自井肅始故諸公先生幸公特厚而予敢以諄
諄為公陳也公以為何如哉

贈以恭陳君平涼遺惠序

陝西之府地瘠薄而民貧敝者莫如平涼加以
宗室繁衍邊衝往來豈惟州若縣難府顧愈益難也
頃以王府祿米詞訟號為才守者且托事以歸吏部
推擇其員
命甫下而求罷者雖其人表表所名乃望望焉去焉
撫按蒞及其境
宗室遮道訴論揮之莫去應之弗勝而守巡又紛劇

諸務者凡民之休戚事之得失吏之臧否日千萬以萃之而祿糧之伸縮支給之曲折惟守巡焉是司由弘治以來其克以稱是司者予寔未之前聞況加以災沴饑饉之變與庸吏鄙夫固執欲以俄頃之際成百世不刊之功樹安養休息之業免虜掠昏墊之苦哉此予於少參陳君之分守平凉重以興懷焉去歲丁亥六月平凉城南之溺其禍之慘

國家百七十年所未有也士民莫不以築城置防望之官曹而知府乃獨難之惟君慨然以為已任曰往者虜所以卒至於關者正以關無崇墉焉耳今又當水災失茲弗理民將焉賴於是請其事總制王公巡撫寇公巡按張君刻日起工民之從之比若歸市甫及六月厥叙用成老穉懽呼婦子咸喜雖君之才識有餘而心之為民弗能自已者可因以具見矣故力犯羣議而克綏虜功亦士君子自然之効也平凉舉人楊生延美張生倌嘉君治行過予請序以代合郡士大夫庶民小子之意予重感君之能以君子之道治斯地也因遂以平凉之難治者推而言之近予自華山西歸過長安平凉

宗室以祿糧弗支唁於撫臺凡數十人寇公附髀嘆

曰安得陳君與慶時君守關內平賑府東予會諸臨潼見民之誦聲純然長者也觀寇公之言則楊生所以致意於君者豈其私比哉御史端君者正人也道君平凉之事以為難能則楊生之言益將有據矣

翟母太夫人王氏身後旌表詩序

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翟公志南生四歲而違育於先公太安人辛苦備嘗以撫志南煢煢一室餘年三十雖鄰里姻鄰不能識其面遠近聞者莫不以太安人之操難能顧藉隸戎伍官曹未有以其事上聞者迨正德戊辰志南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會有

貤封之恩太安人被與寵光安享榮養值撫寧衛指揮陳勳具奏乞旌表以勵風俗方下禮部覈實而太安人旋卒京邸部以時制死者不舉其事遂寢志南讀禮於家值人有自吳下至者出大理評事李吉乞旌其母陳氏守節奏牘刊冊與太安人事若符契比終制援例懇請於

上有命允旌宅里志南且喜且痛以為太安人平生清苦萬狀幸獲微祿以養而年不逮享僅及六旬倏爾淪逝及蒙　旌表盛典又爾不克躬覩一時縉紳士大夫聞者莫不傷悼或為歌詩風詠其事卷帖盈

櫝玉映金輝僉憲張君履謙者志南之鄉人也數重太安人之節以書抵關內諸公及鄉人諸君子益求詠歌以明颺太安人之懿謂海辱知志南宜序其事於首簡海聞太安人之德熟矣顧可以荒野辭耶當先公之訃初至號泣之極太安人濱死亦數矣忽以舅姑高年在堂是思遂忍死以圖終養雖在寒屢而生事死葬物備禮盡悉無遺恨丈夫所不能而太安人獨能之視古之人奚愧也志南言某就學時太安人教詔之意尤極懇切每夜誦習則太安人燈下執女事一日某長飲於所親歸晚太安人責某曰吾不能為若母矣某固長跪請罪太安人始持某泣曰爾父宜念也爾荒怠若此是能念爾父耶是使我無面以見爾父於地下爾何庸焉蓋至是志南益自淬礪以求無負太安人之教故成名亮德一時知名之士皆莫之及者太安人之教深遠矣海惟人之成德雖本於天資學問而其薰陶漸染之力亦不可誣也太安人以苦節自甘終身益嚴而志南克篤孝思迪哲於明如此又以見天之所以臨監於下者其感通昭應之妙的有可徵又如此先公之盛德太安人既以苦節報之是雖桴之應鼓影之應形何啻哉

聖天子以仁孝化天下尊用德性登崇俊良而志南復以孝道節鎮大方行政施化吏民寅畏感慕有韓范之風則太安人之澤又將以及於無窮身後之褒贈方且有加未艾也豈止於前日表章宅里之一事邪海不佞願書以竢之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藝於二者參決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郃鄠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哉一日孟獨過予游西山房出所為詩十餘卷予取而讀之若鮑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因與匠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　明興百七十年詩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唐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廸功五六君子蹶起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德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哉昔先兄德瞻蓋嘗奮起於成化之初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

未逮識者憾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而有生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笥櫝將何以觀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覩斯集慨欲板行值予東遊華山再過杜山太守李公裝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洊我明詩道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樊氏族譜序

陝西按察司僉事樊子少南出其家譜一帙示予凡十三篇不遠胄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蓋古人之所難也昔予嘗修先人之譜矣定例義以示室同予李獻吉氏獻吉以為可觀後獻吉為李氏譜則采而用之又數年予為母氏族譜涇野子以為直質與之謂予獨無遠胄撰美之嫌如今少南所撰者焉讀之三復乃知英雄之意凡有所為則一主於是而不計其他益又為古人之所難也梅國與研岡之序道之詳矣敢敬題諸其首以為作譜者取法焉

邠州志序

池先生既成邠州志邠州士大夫善池先生能以事實訓於其鄉人于是刻池先生之志來武功以予為序明池先生之作光予讀之數四乃有以瞷見池先

生益信池先生之為人云乃序曰予自齠齔見古昔先生之名必稽問所自以徵其生始故凡天下郡邑之記靡不究矣然要其成名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幾乎夫孔子之言曰行遠必自邇也其意曰苟弗能得其邇則其遠者何可言也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幾乎彼志此者之志曰吾由是極其詞矣厚求其修飾使吾郡吾邑由是嵬嵬然聞于時人然自其初簡人已厭射思靡矣乃又稽援上世之說至于無有紀止是以益重誣于古人皆悖謬不知道予竊傷之焉今觀池先生璞乎若無以自文也限乎若無以加說也纍纍乎綜綜乎若無以為視也乃其事實煥焉章焉雖惡已者何可能廢也此其可為善道有理不驁遠矣夫志者史之餘也史者信之成也彼極其辭說後求其修飭何可以言信也正德五年庚午二月壬子序

史記序

太史公作史記百三十篇由黃帝以降訖於孝武之世傳記之所載故靡有遺矣然學者多尊師其文而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曩遊南都覩太學之所積則年歲久遠刓蝕過半蓋自中統抵今翻刻者鮮

是以良本絶廢闕漏罔稽魚魯益繁亥豕靡擇斯固士大夫之責耳矣於是愽採旁搜十又餘年始得斯本若獲珙璧乙亥冬將謀於梓用暢宿懷然其所有則但紀表世傳而八書逸焉間雖補之縉紳所藏差謬又甚脫簡彌滋於是殫心竭思繼以日月參眡群冊斷擬至理頗謂苟完斯典不墜前聞自丙子八月至此踰歲刻成咸謂當有以志所由來故輙尔漫及匪嗷微効第永茲文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自有愽雅君子折衷於聖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固難以一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於黃老之談蓋當時所尚行已有徵非先之也其云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可為名言寶録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高節而賤功名也老莊申韓至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貞思欲續成先志乃謂靜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詞義蹐駁欲柱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則所以云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者矣豈未嘗熟讀而深思邪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于衆人之意鄙諺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輙難矣哉難矣哉

瓊山王氏族譜序

瓊山王氏五世孫濂仕為河間東光縣學教諭考功來京師因客見於康子曰濂得承於先人之業者自先人有以垂之濂也吾聞之君子焉曰毋廢爾祖考祖考如為爾貽爾則毋悔其爾兄弟尚爾祖考之靈神爾既毋悔厥貽況祖考之靈神故堯篤九族以昭考也舜舉世官以延福也濂有先人之業寧不思以永懷先人之受乎乃出其譜焉曰濂所以受之於先人以承焉者也夫子其予乎夫廣辭以修欲其章也世名而親重其世也濂曷以辭之不修以泯沒先人之迹耶願夫子予焉康子曰孝子不費辭以尊貴也美不簡文以明章也王氏其有大於瓊乎夫先人之所受孰不欲其長也所貽孰不欲其則也不及其歿身罕有能嗣矣王氏之譜自於振祖之世振祖之子廷器既嗣明之廷器之子濂又嗣明之匍匐然惟恐無有君子之言使其先人之貽者不重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孝道之應也王氏其大於瓊乎當自濂子之子矣濂謝曰不敏不足嗣於先人今幸夫子以寵願告來裔使勉矣譜曰始祖助拜武畧將軍自宋元之際來官於瓊助卒子德元嗣之德元卒子拜

珠不嗣廢為布衣拜珠之子和和之子振即廷器嚴考謂振祖者也振祖以上皆孤弱不繁至廷器之世數人矣子濂之世又數人子濂之子以下蔓引莫可勝紀故王氏赫然大也

1394F
14 Aug 47